

| 乡村纪事

晒秋

■ 杨清安

阳光褪去夏的燥热，朝阳透过淡薄的云层筛下了碎银，为大地笼上澄澈柔和的暖意，高远而恬静。早起的大雁开启了南归之旅，长路漫漫，天高云淡。晒秋的日子，就连太阳也都走得慢了些。它挂在天上，把光均匀地泼下来，像是要把整个秋天都晒透了才肯罢休似的。

秋分前夕，我回了趟北方农村的老家。车子平稳舒坦地穿行在乡村公路上，秋风透过车窗不停地灌进来，凉飕飕的，带着稻田里刚割过的禾茬味和路边紫薇花淡淡的涩香。新铺的柏油路像一条青灰色的带子，一直系到村门口。路旁的太阳能路灯立得笔直，清一色的白杆子，顶着一小块蓝莹莹的光伏板和灰风轮，在日光里值守着，像一排年轻的哨兵。我记得许多年前回来，这条路还是一条窄土路，晴天里尘土能埋了脚面，雨天便成了烂泥坑。如今路都修宽了，两边还栽种了紫薇，粉的、白的、紫的花儿正艳，风一来便摇摇晃晃，像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盆颜料，点点滴滴都泼在了绿叶间。路旁的村子也都变了模样。那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多半拆了，原地建起了砖瓦房，有的还是二层、三层的楼房，顶上还铺上了太阳能光伏板，乌蓝乌蓝的，在秋阳底下反射着幽蓝的光。外墙刷得齐整，上面用彩漆画着些喜庆的图样，有丰收的庄稼，有欢腾的动物，白墙彩画，衬着蓝天，竟也生出几分热闹的气象。几户人家在房前屋后建了小花园，桂花正在开放，香气漫过矮墙，随风一吹，便悠悠地荡满了巷子。老村的东头原是一块荒地，如今也被整平了，建了个活动广场，配备了篮球架、乒乓球桌和不同的健身器械。村子里几个老人正坐在靠背长椅上眯着眼，晒着太阳，脸上皱纹深深的，像晒干了核桃壳，却透着一股安详。

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。我用不标准的乡音与几位长者打起招呼来，他们还能叫上我的小名，问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，问我爹娘身体可还硬朗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觉得，路变了，房子也变了，可有些东西到底还是没有变。比如家乡的晒秋。

踏进么叔家院子的时候，他正往竹匾里码辣椒。红辣椒一只挨一只，码得整整齐齐，仿佛列队等待检阅的士兵。么婶在旁边翻稻谷，水泥地面上铺了满满一院金黄，她娴熟地使着木耙，一推一收，谷粒便哗啦啦地翻个身，将湿的一面也交给日头。院子里还堆着老南瓜，橙黄的、长圆形的，挨挤着靠在墙角一边；屋檐下挂着成串的玉米，棒子壮实，颗粒饱满，日光照上去，每一粒都像一颗金珠子，亮得晃眼。

“今年收成好。”么叔直起腰身，拍打着手上的灰，“辣椒比去年多收了三成，稻谷也不错。村里有合作社统一育苗、统一打药，产量就上来了，还不用愁卖。”

他说这话时，脸上的笑意压都压不住。我注意到他那双手——粗糙，指节粗大，手心满是老茧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。正是这双手，春天插秧，夏天锄草，秋天收割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一年到头都不得闲。也正是这双手，把日子一耙一耙地翻过来，一天一天地过殷实了。

么叔高兴地说，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就在咱们隔壁县，村委会也收到印有“桃禧”和“满仓”吉祥图案的邀请函，准备了不少农产品要去参展。如今，村里成立了合作社，从种到收都有技术员来指导，还建了烘干房和冷藏室，再不担心阴雨天粮食烂在地里。今年又添了两台收割机，秋收的活比往年快了一半。“以前收稻子，全家弯着腰在地里干好几天，腰都直不起来。现在机器一响，半天工夫就干完了。”他说着，还朝田野那边扬了扬手势，“你看，那边水泥路都修到田间地头了，三轮车直接开到地里就能装粮装物。”

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。高标准农田地里，收割机正在作业，轰隆隆的声音远远传来，低沉而有力，像是大地在轻轻地哼唱。稻浪被机器大口吞进去，又迅速地吐出来，谷粒落在车斗，秸秆碎成粉末，重新还到田里当作肥料。几个中年人站在田埂上，抽着闲烟，说说笑笑，等着装车，还有人举着手机拍照。不远处，一排排大棚正整整齐齐地在日光下反光，刺眼得很，那是村里新搞的蔬菜基地，反季节的蔬菜、瓜果能为村里增加不少集体收入，听说这些蔬菜、瓜果都销售到大城市的超市里了。

傍晚，我散步到村后的山坡上。从高处往下看，整个村子像一块巨大的调色板——屋顶上铺开的辣椒红得像火，院子里摊着的稻谷金黄，南瓜和玉米的橙黄点缀其间，还有房前屋后晒着的大头菜、萝卜干、红薯条、豆角，颜色深深浅浅，层层叠叠，把秋天铺满了每一个角落。炊烟升起来，一缕一缕的，裹着饭菜的香气袅袅地散开。有几个幼童还在巷子里追逐，笑声脆生生的，被风送去很远。

我忽然想起一句古诗：“笑歌声里轻雷动，一夜连枷响到明。”那是古人的晒秋，连枷打谷，通宵达旦，辛苦里有丰收的喜悦。如今的晒秋不同了——连枷换成了机器，土路换成了柏油路，茅草屋换成了楼房。可那股热气腾腾的劲头还在，那种把日子晒得亮堂堂、把希望摊开来晾给太阳看的气宇还在。

月亮升起来的时候，我沿着村道慢慢下山。么叔家院子的灯通亮，他和么婶还在灯下拣豆子，一边拣一边说着今年的收成和明年的打算。豆子在竹筛里滚来滚去，发出细碎的、干燥的声响，像秋天在说悄悄话。院墙外的路灯把路面照得亮堂，一直通向村子深处，通向那些新盖的楼房，通向那个越来越好的明天。

晒秋的日子，阳光走得慢。可日子本身，正一天一天地快起来。

云龙墟院子里的紫薇长得好高了，新一轮的秋风正扫荡着细碎的落叶，似乎要迎接什么事物的到来。真的想不到啊，无所事事中，时间还能过得如此之快。屈指数来，画家运良先生舍离这个世间竟然已近十年。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也有空得不得了的问题。于运良兄更是如此。

运良先生早年进入体制工作，一度晋升到颇为要紧的地位。白天拎着皮包走在长沙街头的光线里，衣袂生风，让过往的行人多有羡慕，但暗夜里却常在床上辗转反侧。翰墨情趣在心底积郁得愈来愈深，而时间不能挽留，他总感背后有一种荒芜，像茅草一样在旷野里呼啸，吞噬着他飘忽的身影。而后，仕途遇到了不大不小的阻滞，他便索性从体制的框架内脱身出来，一猛子不管不顾地扎进艺术当中，日以继夜地挥毫泼墨，以图挽回失去的溢彩流光，证明隐藏在生命本质的斑斓，在东窗下摇着扇子过起王羲之那样的生活。说起来，运良兄对艺术的痴迷，恐怕不是这一辈子、二辈子的事情，而此时的他，已经年近五旬，光荣谢顶。离开体制固然让他获得行动的自由，但自由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他要以一支柔软的毛笔，来支撑生命的全部重量。有个日本作家曾经说过，自由是高山顶上凛冽的风。也不知道他听说过没听说过。

艺术的创作可以酣畅淋漓，一吐为快，但洒落出去的却不一定能够换来必须的资粮。梵高的作品如今价值连城，但在当年还不如阿姆斯特丹街头一个妓女的浪笑。好在梵高有位心疼他又还能赚来铜板的弟弟。但运良兄没有，他乡下的兄弟们甚至还在指着望，帅气的哥哥哪一天出人头地。除了汹涌的才情、豪迈的抱负、充足的勇气与无限的想象力，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。但私底下，他可能觉得这些就已经足够，甚至绰绰有余。

那个时候，海南岛为众人所向往。当然，也可以说，它像椰子树那样，在向众人招手。大约在2005年的某一天，在澄迈县桥头镇的一个窑口，下乡采风的我，见到了登岛不久的刘运良。以秃子自谓的他，和两个朋友及一个当地人合作，将含铁量不低的高岭土揉捏成各种各样的器物，埋进土窑里放火闷烧。出窑的器物大多不太规则，不符合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，显出古朴和笨拙样子，还带有些孩子气的戏谑。窑口边上排放着一些已经烧好的巨型陶缸，呜呜鸣地在风中发出悠长的鸣叫，说不出是欢喜还是悲怆，全凭听者当下的心情。每次点火和



《山脚下的槟榔园》(水彩) 黄亚虹作

| 文艺随笔

东坡魂

孔见

开窑，他们都煞有其事地举行仪式，以免窑变变成了窑裂，让大家白忙活一番。在长着灌木杂草的土坡上，运良兄高大躯体弯曲下来的样子，至今都令我难以忘记。

由于缺少足够的需求支持，不出两年，窑场的合作便不欢而散了，众人一下子都成了树下的“猕猴桃”。通过朋友的牵引，“猕猴桃”之一的运良进入到海口市核心区域，开始他野心勃勃的创作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性情豪爽的他，开始迷上了比他更加豪爽的苏东坡，蓄起一把山羊胡子，提着半壶浊酒四出寻访苏东坡的踪迹，临摹其斑驳的碑帖。黄昏时分，还就着番薯酒在微醺中吟哦苏东坡的诗句。他像苏东坡一样炽热地爱着海岛上的风土人情，活得酷似千年前那个魂灵的附体。这种热爱除了部分通过白酒挥发在空气里，其余都变成了他三个系列的创作：《石之魂》油画系列、《骑楼魂》素描系列、《东坡魂》国画系列。按照计划，每个系列都是一百幅作品，创作的体量蔚为大观，推进的速度也令人惊叹。与此同时，在友人的支持下，他还主编了影响一时的民间视觉艺术刊物《新海岸》，一度出任旅琼文艺家协会的主席。他的生命进入了一种高温高压的状态。可以说，他把生命当成了为艺术燃烧的薪柴，投进了一个窑口，全然不问被燃与所燃何者更加贵重。即便是到了后来薪柴即将告罄的时候，也舍不得扑灭瞬息

| 人生况味

渡口

符浩勇

透明的糖纸被风刮起来，像一只闪着光的小蝴蝶。船上的人看着祖孙三人狼狈又放松的模样，没人出声催促，只有江浪拍着船身，把清晨的时光揉得软乎乎的。

渡口的善意从来都有清晰的边界，它只分给愿意为赶船多花几分力气的人，绝不会纵容刻意的拖沓。有一回，轮渡已经发出三声鸣笛，螺旋桨搅得水面翻起细碎白浪，踏板都已经收进了船舷边。渡口的石阶上还站着个拎公文包的年轻男人，他十分钟前就出现在了渡口入口，却一直低着头刷手机，一步一步慢悠悠晃着，仿佛脚下的青石板是自家客厅的地毯。旁边的人隔着老远朝他喊“跑两步，船要开了”，他却抬抬眼皮，慢悠悠挥挥手，示意船再等等。轮渡没有丝毫停顿，稳稳破开水面，朝着对岸驶去，把男人的呼喊声远远留在了岸边。男人气得在渡

啦啦的火势。在他生命熄灭十年之后的今日，站在作品面前的人们，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燃烧的热度。这一笔笔画成的一幅幅画作，体现着作者对生命的慷慨与豁达。但周边爱着他的人，却对这种慷慨与豁达感到深深的惋惜与沉痛。此时此刻，在云龙墟寂寥的院子里，对着满院子卷曲成堆的落叶，联想到尚未完成绽放的凋零，我也隐隐感到了一股来自远方的寒气——那是任何燃烧都抵御不了的无比辽阔的凉意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《东坡魂》画到八十多幅的时候，运良兄返回阔别多年的老家祭祖，顺便拜会了自己少年习武的师父。此时，师父已经倒在病榻上，如同待宰的羔羊，已然没有了当年的勇武，只是用呻吟絮叨自己被疾病吞噬的过程。身为徒弟的他惊讶地发现，自己身体近期的种种表现，竟然与师父如出一辙。体会到那股巨大凉意的他，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往医院诊治，而是匆忙返回海南，咬牙噤声，一口气将剩下的十几幅作品完成。当一百幅《东坡魂》终于封笔，他赶到医院把身体交给核磁共振时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《东坡魂》遂成绝笔，并印证了“魂”字的含意。

不知道火焰能不能放下薪柴。如果能够，火焰就会熄灭；倘若不能，燃烧就必须继续。运良先生走后，需要有人来完成他的遗愿，给即将熄灭的火续上新的柴火，让燃烧发出更大的光芒，以维持薪尽而火不尽的局面。好在这个人早已经预备在那里了，不需要打着灯笼去寻找。她就是运良先生的伴侣蔡葩女士，一位出身天涯海角的散文家。在岛上阴晴不定的日子里，他们结成了牢固的精神联盟。一个力主形象的绘画，一个力主抽象的文字，通过形象与抽象的结合，共同完成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。《东坡魂》的出版，便是天作之合的其中之一。它完成了遥遥千年之久的致敬。

《东坡魂》以东坡先生滴居海岛的生活情境为题材，浓墨重彩地再现三年时间里一百个灵光乍现的瞬间，表达了东坡先生“身穷而心不穷”的超迈境界与精神风度。蔡葩女士不仅悉心珍藏了这些作品，还一幅幅配上娟秀的文字，投入了真切的情愫，让作品焕发出感人的力量。《东坡魂》因此成了二人相得益彰的璧合之作，从运良兄开始，由蔡葩女士来完成，是东坡先生两位追随者山海之盟的见证，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。

在精神血脉传承的意义上，我们都是东坡先生的后人。前人的事业需要后人来承担，对此，我没有什么要说的。

| 诗路花语

紫荆花（外二首）

■ 周济夫

白白红红蕊，纷纷惹惹开。
谁邀散花女，送绮海涯来。

☆ 串钱柳

艳色酒池满，双姝照影来。
不知春早晚，相对自吹哈。

☆ 记梦

人遇空山中，偶立桂花下。
桂花落不停，粒粒盈鬓发。

馈赠

■ 符海沧

那年秋蝉唱尽了离愁
没有长假假借挥手
没有古道宣泄分别
你像一只逆行的孤雁
毅然选择奔向遥远的雪落北方
我苟且选择了蛰伏
静默守候在繁花绽放的江南
春蚕吐丝时节
曾寄赠你
江南樱花烟雨
荷叶泪珠涟漪
期待一片因寒霜浸润而颤抖的红叶
不料，下了一场暴雪，洋洋洒洒
掩盖了整个江南飘飞自在的柳絮
而今，又是几重秋思凝霜
染红了香山，那层层叠叠的红叶
瑟瑟抖晃，
仿佛是当年躁动的渴望
眼睛里遍野的沧桑
终于被满山翻滚的火焰点燃
那飞舞的片片红叶
却没有一片是上苍给予我的馈赠。
每一片都是我不肯凋零的守望

火山榕（外一首）

■ 倪俊宇

擎起一片云天星光
细读沧桑的风晨雨夕
在灾难的伤痕上，呈现
生命的倔强与春色的蓬勃
虎冠拥抱日月雾岚的柔情
长须垂悬独木成林的憧憬
传说的方言响在枝叶
岁月留痕，刻满躯干……

你啊，在熔岩上站成
火山人家的倔强风骨
春秋中伴他们执着追求
石缝里挖掘生活的真谛
用汗水在一地黑暗中
绘出斑斓五彩
你呼朋唤友，装点田园
石斛披翠，荔枝垂红
黄皮抹金，瓜蔬挂绿……
时时倾情飞翔的鸣唱
季季爱听丰收的歌谣
敬怀荫庇晌休稼剧
展叶蔚旺乡音夜话
你是石山村庄的封面
竖起游子乡愁的路标

☆ 在霸王岭雨林

深吸一口气
整个人就变绿了

蝶翅与泉韵引领我
一步藤缠，一步岚绕
一步叶毯，一步花香
走进色的变幻，声的交响
寻找山魂的传奇，雨林的密码

谛听鸟鸣与兽语絮谈
细读奇花与秀木的童话
浓荫间，长臂猿在结伴嬉戏
繁花下，孔雀雉在炫展斑斓
“树王”陆均松满载千年沧桑
“活化石”鸟巢蕨摇曳流光岁月……

千万页翠笺，谱着季节的歌韵
千万种声响，都是自由的礼赞
我看见了雨雾的巢窠
听到了日月的呼吸
映进眼眸的，尽是啊
自然的萌芽，尽情绽放
萦绕耳畔的，尽是啊
欢欣跃动，愉悦放歌……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